



京极夏彦 著

萧志强 译

巷说 百物语

014044062

I313.45
882

巷说 百物语

(日)京极夏彦 著

萧志强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北航

C1731676

I 313.45

8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巷说百物语 / [日] 京极夏彦著; 萧志强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442-7064-9

I. ①巷… II. ①京…②萧…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07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081

KOSETSU HYAKU-MONOGATARI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1999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巷说百物语

[日] 京极夏彦 著

萧志强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67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064-9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洗豆妖

1

白藏主

41

舞首

83

芝右卫门狸

125

盐之长司

183

柳女

237

帷子辻

291





洗豆妖

某山寺内小孩童
山涧小溪洗红豆
同寺和尚与其素有积怨
推之跌落山涧中
撞岩而死
自此，彼孩童之魂
不时现身洗红豆
时而哭亦时而笑

越后国有一处名为枝折岭的关口，道路难行。

那一带生长着巨大的榉树，据闻是个人迹未踏的秘境，连白天也非常阴暗。昔日被平清盛逐出都城的中纳言藤原三郎房利在前往尾濑途中，曾在这片榉树林迷了路，进退失据之际，突然出现一个怪异的童子，沿途折断树枝引领一行人上山顶。此处因此得名“枝折岭”。

该关口更深之处——

阵雨过后，山岚弥漫的深山小径上，一个头戴竹笠的僧人心无旁骛地疾步而行。

此僧法名圆海。圆海踏草弹枝，直往前走。

(快，快，得尽快赶路。然而……)

圆海突然惊骇地停下脚步。

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倾泻而下，一转眼山间河谷已为大水满溢。原本清澈的小溪，此时已混杂上游泥沙，化为一条浊流。

(这下子哪过得了河。)

山道险峻。若要折返，便得在山中过夜。

事到如今已无法掉头，只有渡河一途。渡过此河，距离寺院的路程便

所剩无几，想必不需半日即可抵达。不走山路，沿国道过关口也需两天，若要迂回绕过关口则得花上四天；反之，取此捷径只消一日便可抵达。原本圆海计划若能在日落前渡河，应可在深夜到达寺院，为此他一路疾行。

这下他浑身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疲劳。

（真是失策。）

这趟旅程原本并不赶时间，按理说应选择平顺好走的道路，至少应沿着国道走，否则如今也不至于陷入这令人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点圆海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今天清晨起天气就有点怪，但他未加理会，仍启程往山中出发。沿途虽然是崎岖难行的荒野小径，但或许因为从小常走，对圆海来说，这一带仍熟悉得宛如自家庭院。不料如今深谙路况已无任何帮助，只因他误判了天气。

（那么——现在法子只剩一个。记得上游应该有一座古旧的独木桥，在黄昏前便可抵达。取道该处远比折返划算，若能顺利过桥，接下来就不成问题了。）

圆海如此盘算着。

尽管举步维艰，他仍拼命拖着沉重的步伐，沿河岸往上游前进。湿透的法衣紧贴着整个身子，雨粒啪哒啪哒地打在他头顶的竹笠上，不一会儿竹笠上的隙缝便开始渗水，让圆海无法抬起头来。虽然身穿轻便的旅装，还是步步难行。

哗啦——哗啦——滂沱大雨倾盆而下，雨滴粒粒豆大。

所幸大风已止。道路虽熟，但如果风势过于强劲，性命可能堪虞。

哗啦——哗啦——轰隆！

（什么声音?!）

他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勉强抬起头来，看到眼前站着一名男子。

定睛一瞧，此名浑身湿透的男子一如圆海，身上也穿着僧服。不过他

穿的是未经墨染的纯白色衣服。此人脖子上挂着偈箱^①，头缠修炼者的白色绵布。看来此君可能是求道修炼者或朝拜者，但也可能是乞丐小贩之徒。

只听那名男子大喝：

“前头已经没路了！”

上游唯一一座小木桥已经腐朽，被水冲走了。男子又说道：

“不赶快找个地方躲雨，咱们恐怕得双双在此丧命。不过，下游河岸有一栋简陋的小屋，或许能让咱们撑到天亮……不，看这雨势，恐怕连天亮都撑不过。总而言之，咱们只能向老天爷或佛陀祈祷了。”

“一栋……小屋？”

这附近有山中小屋？圆海完全不记得。

“一栋不知有谁住过的空屋。我正要去那儿去。”

“小屋……”

经他这么一提，印象中好像真有那么一栋小屋。

“算了，就带你这和尚去吧。”

那男子不待圆海回答，从泥泞中跃身而起，跳下斜坡，从圆海身边走过，脚步稳健地朝下游走去。圆海转头看看那名男子的背影，抬起竹笠，往不知是否还存在的那座桥的方向望去。他定睛凝视，但在蒙蒙雾气中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急雨的黄昏，天色一片昏暗朦胧。夜色正步步逼近。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哗啦——哗啦——轰隆！

（不行。若果真如那名男子所述，桥已经被冲走，继续往前走注定会丧命。或许真应该听他的建议，那么动作就得快些。只是……下游真有一

^①和尚的教具之一，主要装些零碎小物件。

栋小屋？真有一栋小屋吗？）

圆海转身往下游走去。那名男子已不见踪影。

他的脚程还真快。不，大概是因为雨势太大，不得不加快脚步吧。

路已难以辨识，视线完全模糊，脚步也愈走愈艰难。照这么下去，真能顺利抵达那栋小屋吗？

他只得在浊流的怒吼声中继续前进。眼前只剩这条路可走，然而……已分不出哪是猛烈的雨声，哪是湍急的流水声了。

哗啦——哗啦——

就在这一刹那，他踩到了苔藓，顿时脚底打滑。

圆海身体往前倾，为了避免往前扑倒，他尽量往后仰，不料却用力过度，猛然跌坐地上。

（这是哪里？这地方是……）

竟然是一大片岩石。

（难道这就是大家口中的……鬼的洗衣板？）

圆海浑身虚脱，无力地坐在地上。

这下……反正怎么做都没差别了。

在大雨中，圆海感觉自己已经和山陵、大气合为了一体。此时全世界仿佛都被吸入圆海的体内。哗啦哗啦的大雨声，和圆海体内流动的血以一致的节拍合奏，如脉搏般间歇跳动。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这、这到底是哪里？）

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

一切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唰——唰——唰——唰——

唰——唰——唰——

唰——唰——

唰——

圆海突然回过神来。也不知道失神了多久。越下越猛烈的雨水如瀑布般沿着竹笠直往下灌，将圆海与外界完全隔离。

(这可不行!)

圆海在突然涌现心头的恐惧的驱策下站起身来，宛如在寻找朦胧的往日回忆，开始沿着河岸往下游走去。尽管视野一片模糊，但脚步自会凭着直觉找出方向。他或走或滑，仿佛已经下定决心似的，朝那儿走去。

真有那么小屋吗？圆海早已抛开这个怀疑。在他的印象中的确有那么一栋小屋。对置身于从天而降的无数水滴之中、已经和山景融为一体的圆海而言，外界与内部已经没有差异，他因此得以心无旁骛直往前走。

就在前头，就是那栋小屋。

前方果真有一栋小屋。那栋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就畏畏缩缩地矗立在河流与山脉之间。果然是栋临时搭建的小屋，看来只能勉强遮风挡雨。

圆海毫不犹豫地冲到门口，伸手开门，转身钻入屋内，接着用力把门关上。

(这是怎么回事?)

他缓缓转过头来。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众多视线集中在他身上，让他顿时不知所措起来。

屋里有十名左右的男女围着火炉席地而坐。坐在上座的是方才那位白衣男子。他望着圆海，露出微笑。

“还是来啦。”

男子说完，再度笑了起来。

他已取下头巾，露出湿透了的头发，发梢还淌着水珠。他的头发还没

长到可以绑发髻的长度，大概是剃发后才长出来的。

“即便和尚你修行多年，浑身湿淋淋的还是不免要受风寒。快把衣衣下摆拧一拧，来这儿坐下吧。”

男子满脸笑容地向圆海招手，然后环视在座众人。

其中数名似乎是附近农民，也有几个小贩。墙边则有个仪态高雅、肤白脸小的女人倚墙侧坐。她身穿鲜艳的江户紫和服与草色披肩，与这栋简陋的小屋毫不匹配。看她这身打扮，应该不是旅行者。

女人眯着一对凤眼，微微一笑。

在她身旁蜷着身子的应该是个商人，五六十岁，从其光鲜的打扮来看，应该是某知名商号的老板，或许来自江户。

商人身旁端正地跪坐着一位身份不详的年轻男子。虽是一身旅行者打扮，但从其优雅的举止看来，应非农夫或工匠之流。当然，他也不是个武士。看到圆海，他也丝毫没改变姿势，依然悠闲地开开关关把玩着箭筒的盖子。

坐在最角落的则是一位衣衫褴褛的驼背老人。

他大概就是这栋小屋的主人。也不知何故，圆海如此确信。

这老人年事颇高，身材既干瘪又瘦小。

圆海别过脸。他不想多看这位老人一眼。因为他觉得这位老人的表情完全无法猜透，想必言语也不通。若然，老人应该是个外地人。

“你就不用客气了。”

白衣男子用足以看透人的锐利眼光盯着圆海，但语气仍十分柔和。

圆海想回句话，但男子又说道：

“我告诉你，这间小屋为这位伍兵卫的亲戚所有，因此请不必客气。是吧，伍兵卫？”

男子朝老人问道。

老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以异常沙哑的声音回答：“是的。”

(他不是这屋子的主人?)

圆海并不相信这名男子的说法。他直觉这位名叫伍兵卫的老人与这间小屋十分匹配，仿佛这栋小屋缺了他就不完整。老人仿佛就是这里的装饰，和屋子浑然一体。

此时从额头滴下的水珠渗入眼眶，圆海眨了眨眼睛。

白衣男子继续说道：

“怎么了，和尚？即使你浑身湿透，也不必见外吧。不必在乎这些家伙。反正现在会在这种地方出现的人，都是些下等贱民。”

“喂，御行^①大爷……”

那名年轻男子伸手说道：“这位出家人可能不希望和我们这些贱民同席。或许他正在认真修行呢。我看就不必勉强他了。对不对，和尚？”

“没，没这回事——”

轰隆！

(真伤脑筋。)

“叨扰了。”圆海轻轻抛出这句话后，取下了竹笠，便在泥地上跪坐下来。花了半个时辰，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大雨直到半夜仍无止息的迹象。小屋内昏暗异常，只有地炉中的炭火偶尔发出爆裂声，震动着圆海的耳膜。就那一点点炭火，根本不可能把湿透的衣服烤干，因此湿漉漉的衣服至今仍紧紧贴在他身上。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真是无法言喻。

又坐了半个时辰，他才开始觉得习惯些。不知不觉间，圆海已经加入围坐的一群人之中。

在这种漫漫长夜，何不聊聊江户非常流行的百物语打发时间？这建议

①身穿与修行者僧服类似的衣裳，实际上以贩卖驱邪符咒为业的人。

是那名自称御行的男子提出的。现场众人没有异议。

的确，在这种气氛里，不来点闲聊杂谈真的很沉闷。

二

小女子阿银我嘛，做的是随波逐流、四处漂泊的生意。到处走动，就会听到形形色色恐怖或奇怪的故事。

什么？你问我做什么生意？

看我这身打扮就知道，除了表演傀儡戏、当个巡回艺伎，还能做些什么？

有人管我们巡回艺伎叫“山猫”。为什么叫作山猫，因为它们会变成人形。这你应该知道吧？其实鼬、貉以及狐狸等野兽，都能幻化形体作弄人，山猫也是一样。

你说我在胡扯？我干吗要胡扯？别说山猫，就连家猫也会作怪。要养猫打一开始就得先说清楚要养几年，不然日后它准会出来作怪报仇。猫老了可是真的会作怪的。不是有种怪物叫“猫又”^①吗？

小女子昔日曾住江户。当时教我傀儡戏的新内师父养了一只花猫。当时那只猫才刚出生不久，吱吱的叫声听来像老鼠。我当时也觉得，这种动物哪可能变成妖怪？

大家也知道吧，有时人就是会一直在意这种事，所以，我便把猫放在手掌上，要它给我活个三年。不过这种事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有一天，它突然不见了。我从走廊找到天花板，上天入地翻遍了每个角落，也不知道它真的是上天了还是入地了，就是找不到它的身影。

^①日本传说中的妖怪，两眼如猫，大小如犬，尾分叉为两股，会幻化形体为害人间。据说多为老猫变化而成。

那天，我养那只猫刚好满三年。

你说妖怪鬼魅很可恶？嗯嗯，这我同意。当时我心里有点发凉。所以，猫是真会变成妖怪的。

其实不用我多说，各位也知道。人死的时候，不是说得把衣服反过来穿，要在棉被上放扫帚或柄勺，枕头旁边还得摆一把菜刀嘛。这些就是用来赶猫妖的。把屏风倒过来放也是同样道理，避免猫接近死人。你真的没听过？老兄。至少那边那位师父应该知道吧？嗯嗯。什么？这位师父讨厌猫？

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猫接近尸体？老兄你大概会这样问吧。那是因为猫会骚扰尸体。师父，您说是不是？猫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它的魂魄会出窍，钻进死人的身子里。俗语不是说，如果被猫魂附身，一只懒虫也会认真工作嘛。这可不是胡说的，它们甚至会爬起来走，还能跳舞呢。不过我当然是没见过啦。嗯？什么？不会吧？那边那位御行老爷见过？真的吗？

所以你看，老兄。御行老爷，尸体果真会爬起来，对吧？脚伸出来了？从棺材里？还软绵绵的？哎呀，听得我背脊都发凉了，还真是吓人哪。

哎呀，真伤脑筋，怎么一开始就讲这种妖魔鬼怪的恶心事。好吧。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这件事可是千真万确，绝不是我编来唬人的。

算算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吧。

当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大概十三岁。我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她名叫阿陆，是个美人胚子。我这个当妹妹的说这些，大家可能会不相信。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她的皮肤就白得彻底，就连她吃下去的东西都能从喉咙看到——我这样讲是有点夸张啦。什么？你说我也是？哎呀，哪有这回事。我和姐姐哪有的比呀。她生得楚楚动人，左邻右舍都公认她是那

一带无人能比的美女。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以她为荣，相信只要再过一些时日，我也能变得像姐姐那么标致。唉，只是最后变成了这种跑江湖的下三滥就是啦。

什么？是啊，我的确很希望能变得像她一样。

我这个姐姐呢，有一天嫁人了。

嗯，记得当时正值盛夏。

男方是隔壁村子的大财主，好像是本阵^①管理人的嗣子还是村长的长子，嗯，我记得名字好像叫与左卫门。

论家世与社会地位都无懈可击，我家的长辈都很高兴能促成这门亲事，只有我有点难过，也有点寂寞。哎呀，我可不是因为那种莫名其妙的理由难过。姑娘长大都得嫁人嘛——虽然我没把自己嫁出去——当时我虽然只是个小姑娘，也已经十三岁了，哪还会因为自己最喜欢的姐姐被人抢走而闹别扭。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与左卫门。

没错。他是个令人讨厌的男人。他个子矮、脖子粗，眼神也难看。

该怎么说呢？该说他相貌猥琐还是高雅？总之，他这个人一点也不优雅。当然，像我这样的乡下姑娘，也不知道什么才叫优雅，但我想我讨厌与左卫门，就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俗气了。

唉，如今仔细回想起来，那男人也许原本也没这么差劲。至少他还算个性淳朴、循规蹈矩，咱们女人家与其嫁个油腔滑调的美男子，还不如选择这种单纯的人。但当时我就是很讨厌他。当我得知日后得管他叫姐夫，我就气得一声都不吭。想来我当时还真是没礼貌。

婚期愈近，我也愈讨厌他。

爹娘没多说，只是默默地看着姐姐。不出几天，这么标致的姐姐就要

^①原指战场上的主将所居的指挥部，后指江户时代各地大名或官吏投宿的驿站旅馆。

离开我们，想到这儿心就一阵痛。什么？噢，她也没嫁到多远，夫家离我们家还不到一里，也算不上什么生离死别，不过毕竟一个女儿嫁作人妇就不一样啦。嫁出去的女儿不就等于泼出去的水？

嫁给一个富农当老婆，想必会很累人。原本美丽的肌肤会失去光彩，原本纤细的手指关节也会变粗。这也是理所当然嘛，任谁年纪大了都会变成这副德行。

只是……怎么说呢，原本光彩耀人、在年轻姑娘身上才看得到的晶莹剔透，当她们一嫁人就会越来越暗淡了。

婚礼日期确定之后，我就成天黏着姐姐，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她。其实从小我就像个跟屁虫，老是跟着姐姐不放。我这样可能让姐姐很困扰。但我姐姐从没露出过一丝嫌恶，她是个温柔的姑娘。

那是婚礼前一天的事。

我们俩一同上山。

我姐姐一向爱花，从小就常到山上摘花。那天她说，上山采花吧，今天是最最后一次了。哎，这句话是姐姐讲的，还是我讲的，好像记不得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夏天的花朵争奇斗艳。和春天的花相比，我更喜欢夏天的花。草木青青，每棵树上的叶子都在迎风摇曳。真是个舒服的好日子。

那地方虽说是一座山，但地势并不如这座山险恶。

那座小山从村外十字路口转弯就能走到，就连小孩子都能不费吹灰之力爬上去。一爬上山顶，一望无际的风景顿时出现在眼前，连远方的高山都清晰可见。沿途风景赏心悦目，不过我并没有看风景，因为紧跟在姐姐身后，我只看到她洁白的后颈上隐隐浮现的汗珠，以及沾着汗水的鬓发。我一直看着，直到姐姐说她累了想休息一下。

到山顶的途中有块平坦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休息。姐姐坐在一块巨

石上，眺望山上的树林。我在她下方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透过树梢，望着飘浮在宛如蓝玉般的天上的雪白云朵。

我连当时云朵的形状都还记得。现在只要闭上眼睛，不要说形状，就连那云朵移动的速度都历历在目。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我已经活到这个年纪，还不曾见过那么蓝的天空。

缓缓地，那些云朵朝西方飘去。

我突然抬起头来，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只见姐姐整个人变得硬邦邦的。她一动也不动，看起来就像一座地藏菩萨的石像。

我顺着一动也不动的姐姐恍惚的视线瞄去。结果——

各位猜怎么着？

我看到了一只猫。那是一只山猫，一只体型很大、有点像老虎的山猫。它站在山茶树荫下盯着姐姐，眼珠子像钻石般闪闪发光。

我当即明白了，就是它让姐姐动弹不得的。

她像只被蛇盯上了的青蛙。

这下子连我也害怕了起来——不，也不完全是害怕，只是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想，就是猫的魔力让我们动弹不得的吧。

山猫背后草丛上方的天空，出现了晚霞。

我们俩僵在那里似乎很久了。这时，传来一阵鸢的啼声——也许是其他鸟类。我猛然回过神来，定睛一看，发现猫已经不见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没看到什么猫。只是时间真的过了好久。

接着姐姐便倒地不起了。后来怎样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毕竟都已经过了好久。不过呀，当时我总觉得，姐姐的魂魄好像有一半被那只猫吸走了。

那天婚礼办得非常热闹。附近一带的张三李四，甚至过路人，都被请进来喝喜酒。